



服部文庫
117
2043
1



不許翻刻
一里外

莊子

平安書肆

藤花房

東都書舖

錦山房

合梓

讀郭注莊子



蒙莊子善屬書離辭指事類情且其言洗洋自恣

已可謂太史公能知莊生矣後世附注蓋數

百篇不自謂得其玄珠然其書辭往往故作

一家言不可類推加以邀古儻有

攻焉而大抵後諸注家

責其備不已而後

已近乎道辭則彼之

治玄理固自惚恍無象言



亦終歸乎不可言已
後之蠅附者哉其神
有之鄉然莊生既已洗
年後之因此逐影搏空不可極止
爾而所謂其理不竭其來不蛻芒乎昧乎
之盡者莊生大觀千載之上蓋預言之郭子玄
亦清言家耳當時多已因此誇其超詣而其所言
者特未定也則未知果且與是類乎獨要其會歸
事事不必曲說可稱有識故亦得令辭道上乃懸

河瀉水不獨見推於古昔迄今亦可以孤行則吾
有取於郭子玄

南郭服元喬題

南華真經舊序

河南郭象子玄撰

夫莊子者可謂知本矣。故未始藏其狂言。言雖無會而獨應者也。夫應而非會。則雖當無用。言非物事。則雖高不行。與夫寂然不動。不得已而後起者。固有所謂也。所可謂知無心者也。夫心無爲。則隨感

而故與化爲體。流萬代而

入乎方外哉。此其所以

然。莊生雖未體之。言則至

之性達死生之變而明內
物下知有物之自造也

至之道融微旨雅泰然遣
放放而不敖故曰不知義之所適猖狂妄行而蹈
其大方含哺而熙乎澹泊鼓腹而游乎昆芒至人
極乎無親孝慈終於兼忘禮樂復乎已能忠信發
乎天光用其光則其朴自成是以神器獨化於玄
冥之境而源流深長也故其長波之所蕩高風之
所扇暢乎物宜適乎民願弘其鄙解其懸灑落之

功未加而矜夸所以散故觀其書超然自以爲已
當經崑嶠涉太虎而游惚恍之庭矣雖復貪婪之
人進躁之士暫而攬其餘芳味其溢流彷彿其音
影猶足曠然有忘形自得之懷况探其遠情而玩
永年者乎遂綿邈清遐去離塵埃而返冥極者也

莊子南華真經篇目

第一卷

內篇

逍遙游

齊物論

第二卷

養生主

人間世

應帝王

金

馬蹄

肱篋

在宥

第五卷

天地

天道

天運

第六卷

刻意

繕性

秋水

至樂

第七卷

達生

山木

田子方

知北游

第八卷

雜篇

徐無鬼

寓言

跖

第十

說劍

漁父

列御寇

天下

目錄終

莊子南華真經卷一

郭象注

內篇

逍遙遊

夫小大雖殊而放於自得之場則物任其性事稱其能各當其分逍遙一也豈容勝負於其間哉

北冥有魚其名為鯤鯨之大不知其幾千里也化

鵬鯨之實吾所未詳也夫莊子意在平逍遙遊放無爲而性分之適達觀之士宜不足事事曲與生說自不知其幾千里也怒而飛其翼

鳥人、其運則將徙於南冥、南冥者

其身非九萬里不足以

然不患其失、何厝心於其間哉齊諧者志怪

者也、諧之言曰、鵬之徙於南冥也、水擊三千里、搏

扶搖而上者九萬里、夫翼大則難舉、故搏扶搖而後能上九萬里、乃足自勝耳

既有所翼、豈得決然而起、數仞而下哉、此皆不得不然、非樂然也去以六月息者

也、夫大鳥一去半歲、至天池而息、小鳥一飛半朝、檜榆枋而止、此比所能、則有間矣、其於適性一

也、野馬也、塵埃也、生物之以息相吹也、此皆鳴之所馮以飛

者耳、野馬者遊氣也天之蒼蒼、其正色邪、其遠而無所至極

邪、其視下也、亦若是則已矣、今觀天之蒼蒼、竟未

天之為遠而無極、邪、鵬之自上以視地、亦若人之

自此視天、則止而圖南矣、言鵬不知道里之遠、近

輒足以自勝而逝也且夫水之積也不厚、則負大舟也無力、

覆杯水於坳堂之上、則芥為之舟、置杯焉則膠、水

淺而舟大也、此皆明鵬之所以高飛者、翼大故耳、夫質小者、所資不待大、則質大者、所

用不得小矣、故理有至分、物有定極、各足稱事、其

濟一也、若乃失乎忘生之至、而營生於至當之外、

不在力、稱情則雖垂天之翼、不能無困矣風之積也不

九萬里、則風斯在下矣、昔者天而莫之天、闕者而後乃

彼小

以乃今將圖南者非其好高而慕風則天關不通故耳此大鵬

決起而飛槍榆枋時則

至而

而已矣奚以之九萬里而南為

足苟

於其性則雖大鵬無以自貴於小鳥小鳥無美適於天地而榮願有餘矣故小大雖殊逍遙一也

莽蒼者三食而反腹猶果然適百里者宿春糧適

千里者三月聚糧

所適彌遠則聚糧彌多故其翼彌大則積氣彌厚也之二

蟲又何知

二蟲謂鵬蜩也對大於小所以均異起也夫趨之所以異豈知異而異哉皆不

知所以然而自然耳自然耳不為也此逍遙之大意

小知不及大知小年不

及大年

物各有性性各有極皆知年知豈敢尚之所及哉自此以下至于列子歷舉年知之

大小各信其一方未有足以相傾者也然後統以

無待之人遺彼忘我真此羣異異方同得而我無

功名是故統小大者無小無大者也苟有乎小大

則雖大鵬之與斥鴳幸官之與御風同為累物耳

齊死生者無死無生者也苟有乎死生則雖大椿

之與蟪蛄彭祖之與朝菌均於短折耳故遊於無

小無大者無窮者也冥乎不死不生者無極者也

若夫逍遙而繫於有方則雖放之使遊而有所窮

矣未幾奚以知其然也朝菌不知晦朔蟪蛄不知

春秋此小年也楚之南有冥靈者以五百歲為春

上百年為

百有大椿者以八千歲為春八千

人特聞眾人匹之不亦悲

及之懸也比於眾人之所悲眾人未嘗悲此者以其性各有極

知毫分不可相遠天下又何所悲乎
大必以小羨大故舉小大
所及則羨欲之累可以絕
悲去悲去而性命不安者
湯之問棘亦云物各有極
任之則條暢故莊子以所

未之湯之問棘亦云物各有極也是已

是也窮髮之北有冥海者天池也有魚焉其廣數

千里未有知其修者其名爲鯨有鳥焉其名爲鵬

背若泰山翼若垂天之雲搏扶搖羊角而上者九

萬里絕雲氣負青天然後圖南且適南冥也斥鴳

笑之曰彼且奚適也我騰躍而上不過數仞而下

翱翔蓬蒿之間此亦飛之至也而彼且奚適也此

小大之辯也各以得性爲至自盡爲極也向言二
蟲殊翼故所至不同或翱翔天池或

畢志榆枋直各稱體而足不知所以然也今言小
大之辯各有自然之素既非跋扈之所及亦各安

其天性不悲所以異故再出之故夫知效一官行比一鄉德合一

君而徵一國者其自視也亦若此矣亦猶鳥之自得於一方也

而宋榮子猶然笑之未能齊故有笑且舉世而譽之而不

加勸舉世而非之而不加沮審自得也定乎內外之分

內我而辯外物辱之竟榮已而辱人斯已矣亦不能復過此彼

於身故於世也雖然猶有未樹也

也夫列子御風而行冷然善也冷然輕妙

而後反

苟有待焉則豈御風而

示不能以一時而周也

然御風行軍非

此豈免乎

行猶有所待也

其風則不得行斯必有待也唯無所不乘者無待耳若夫

乘天地之正而御六氣之辯以遊無窮者彼且惡

乎待哉

天地者萬物之總名也天地以萬物為體而萬物必以自然為正自然者不為而自

然者也故大鵬之能高斥鴳之能下椿木之能長朝菌之能短凡此皆自然之所能非為之所能也

不為而自能所以為正也故乘天地之正者即是順萬物之性也御六氣之辯者即是游變化之塗

也如斯以性則何往而有窮哉所遇斯乘又將惡乎待哉此乃至德之人玄同彼我者之道遙也苟

有待焉則雖列子之輕妙猶不能以無風而行故必得其所待然後逍遙耳而况大鵬乎夫唯與物

真而循大變者為能無待而常通豈自通而已哉

又順有待者使不失其所待所待不失則同於大

通矣故有待無待吾所不能齊也至於各安其性

天機自張受而不知則吾所不能殊也夫無待猶

不足以殊有待况故曰至人無已無已故順物神

有待者之巨細乎順物而至矣神

人無功夫物未嘗有謝生於自然者而必欣賴於

針石故理至則迹滅矣今順而不助與至理為聖人無名聖人者物得性之名耳堯讓天

下於許由曰日月出矣而燭火不息其於光也不

亦難乎時日矣而猶浸灌其於澤也不亦勞乎

治

猶尸之吾自視缺然請致

治天下天下既已治也

夫能令天下治不治

下者

卷一

五

以不治治之、非治之而治者也、今則以所代之而治實由堯、故有子而況、而或者遂云治之而

矣、夫治之、不洽為之出乎無為也、取於堯而足、豈借之許由哉、若謂拱默乎山林之中、而後得稱無為者、此莊老之談、所以見棄於當塗、當塗者、自必於有為之域、而不反者、斯由之也、而我

猶代子、吾將為名乎、名者實之賓也、吾將為賓乎、

夫自在者對物、而順物者與物無對、故堯無對於天下、而許由與稷契為匹矣、何以言其然邪、夫與物冥者、故羣物之所不能離也、是以無心玄應、唯感之從、汎乎若不繫之舟、東西之非已也、故無行而不與百姓共者、亦無往而不為天下之君矣、以此為君、若天之自高、實君之德也、若獨亢然立乎高山之頂、非夫人有情於自守、守一家之偏尚、何得專此、此故俗中之一物、而為堯之外臣耳、若以

外臣代乎內主、斯有為君之名、而無任君之實也、鶴鶴巢於深林、不過一枝、偃鼠飲河、不過滿腹、性各有極、苟足其極、則餘天下之財也、歸休

乎君、予無所用天下為、灼之無用、而堯獨有之、明夫懷器者無方、故天下樂

推而庖人雖不治庖、尸祝不越樽俎而代之矣、庖人

戶祝、各安其所司、鳥獸萬物、各足於所受、帝堯許由、各靜其所遇、此乃天下之至實也、各得其實、又何所為乎哉、自得而已矣、故堯許天地雖異、其於逍遙一也、肩吾問於連叔曰、

吾聞言於妾、大而無當、往而不反、吾驚怖其言、

也、也、廷庭不近人情焉、連叔曰、

藐姑射之山、有神人居焉、肌膚若

細河

一

卷一

然甘

子

此皆寄言耳夫神人即今所謂

黃屋

謂

世豈識之哉徒見其雁山川

同民事便

以懋其神矣豈知至至者之不

識故乃託之於絕垠之外而推之於

視聽之表耳處子者不以外傷內

風飲露俱食五穀而獨為神人明神人者

御飛龍而遊乎四海之外其神凝使物不疵癘而

年穀熟吾以是狂而不信也

夫體神居靈而窮理

之裏而玄同四海之表故乘兩儀而御六氣同人

羣而驅萬物苟無物而不順則浮雲斯乘矣無形

而不載則飛龍斯御矣遺身而自得雖澹然而不

待坐忘行忘忘而為之故行若曳枯木止若聚死

灰是以云其神凝也其神凝則不凝者自連叔曰

然瞽者無以與乎文章之觀聾者無以與乎鍾鼓

之聲豈唯形骸有聾盲哉夫知亦有之

以為狂而不信是其言也猶時女也

為物所求但知之聾盲者謂無此理之人也

為一世斲乎亂孰弊弊焉以天下為事

之至會窮萬物之妙數故能體化合變無往不可

旁構萬物不然而世以亂故求我我無心也我

所以無不為然則體玄而極妙者其

之名苦田為事然後能平之人也物莫之

傷夫安以不能

以則傷不能傷傷亦不傷之也

大浸稽天而不溺

大旱

山

不熱

無在而不安則所在皆適死生無變於已

况溺熱之門非辟之也

故至人之不嬰乎禍難是

其塵垢

糝糠將猶陶鑄堯舜者也孰肯以物為事

堯舜者世事之

名耳為名者非名也故夫堯舜者豈直堯舜而已哉必有神人之實焉今所稱堯舜者徒名其塵垢

糝糠宋人資章甫而適諸越越人斷髮文身無所

用之堯治天下之民平海內之政往見四子藐姑

射之山汾水之陽窅然喪其天下焉

夫堯之無用天下為亦猶

越人之無所用章甫耳然遺天下者固天下之所宗天下雖宗堯而堯未嘗有天下也故窅然喪之

而常遊心於絕冥之境雖寄坐萬物之上而未始不逍遙也四子者蓋寄言以明堯之不一於堯耳

夫堯實冥矣其迹則堯也自迹觀冥外內異域未足怪也世徒見堯之為堯豈識其冥哉故將求四

子於海外而據堯於所見因謂與物同波者失其所以逍遙也然未知至遠之所順者更近而至高

之所會者反下也若乃厲然以獨高為至而不夷乎俗者斯山谷之士非無待者也奚足以語至極

而遊無窮哉惠子謂莊子曰魏王貽我大瓠之種我樹

之成而實五石以盛水漿其堅不能自舉也剖之以

為瓢則瓠落其所容非不呶然大也吾為其無用

而捨

天

拙於用大矣宋人有善為

不龜手

世世以泔泔統為事

其藥能令手不拘垢故常

票絮於水中也

世為世

迴

今一朝而鬻技百金請與

之客得之以說吳王越有難吳王使之將冬與越人水戰大敗越人裂地而封之能不龜手一也或以封或不免於汧澠統則所用之異也今子有五石之瓠何不攄以為大樽而浮乎江湖而憂其瓠落無所容則夫子猶有蓬之心也夫

蓬非直達者也此章言物各有安苟得其安

安往而不逍遙也惠子謂莊子曰吾有大樹人謂之樗其大本擁腫而不中繩墨其小枝卷曲而不

中規矩立之塗匠者不顧今子之言大而無用衆所同去也莊子曰子獨不見狸狌乎卑身而伏以候敖者東西跳梁不避高下中於機辟死於罔罟今夫鰲牛其大若垂天之雲此能為大矣而不能執鼠今子有大樹患其無用何不樹之於無何有之鄉廣莫之野彷徨乎無為其側逍遙乎寢卧其下不夭斤斧物無害者無所可用安所困苦哉

大之物

極害之理

齊物

自然而非彼美已而惡人物莫不自然故是非雖異而彼我均也

齊物經

卷一

九

南郭子綦

几而坐、仰天而嘘、嗒焉似喪其耦、

天同

人均能

無

歡

顏成子游立侍乎前曰、

何居乎、形固可使如槁木、而心固可使如死灰乎、

死灰槁木、取其寂寞無情耳、夫任自然而忘是非者、其體中獨在天真而已、又何所有哉、故止若立

枯木、動若運槁枝、坐若死灰、行若游塵、動止之容、吾所不能也、其於無心而自得、吾所不能也、

今之隱几者、非昔之隱几者也、

子游常見隱几者、而未見若子綦也、

子綦曰、偃不亦善乎、而問之也、今者吾喪我、汝知

之乎、

吾喪我、我自忘矣、我自忘矣、天下有何物足識哉、故都忘外內、然後超然俱得、

女聞

人籟、而未聞地籟、女聞地籟、而未聞天籟、夫

籟、籟也、

籟管參差、宮商異律、故有短長高下、萬殊之聲、雖萬殊、而所稟之度一也、然則優劣無所錯、其間

矣、況之風物、異音同是、而咸自取焉、則天地之籟見矣、

子游曰、敢問其方、

綦曰、夫大塊噫氣、其名爲風、

大塊者無物也、夫噫氣者、豈有物哉、氣塊

然而自噫耳、物之生也、莫不塊然而自生、則塊然之體大矣、故遂以大塊爲名、是唯無作

作則萬竅怒呿、

言風唯無作、作則萬竅皆怒動、而爲聲也、

而獨不聞之

琴琴乎、

長風之聲

山林之畏佳、

大風之所

大木百圍之

竅穴、似鼻似口似耳似枅、似圈似臼似洼者似污

者、

此畧

論

者吸者呌者諫者突者咬

者、

此畧

則者唱于、而隨者唱噤、冷風則小和

飄風則大

大聲之宮商雖千變萬化小莫不稱其所受而各當

風濟則

虎

止也烈風作則象則象窳虎虎實雖

得則而獨不見之調調之刁刁乎

調調貌也

異而形之動搖亦又不同也動雖不同此得齊一耳豈調調獨是而刁刁獨非乎

地籟則衆窳是已人籟則比竹是已敢明

綦曰夫吹萬不同而使其自已也

此天籟者

一物哉即衆窳比竹之屬接乎有生之成一天耳無既無矣則不能生有有之不能為生然則生生者誰哉塊然而自生非我生也我既不能生物物亦不能生然矣自已而然則謂之天然天然耳非天言之以天言之所以明其自然也豈

哉而或名謂天籟役物使從已也夫天

有況能有物哉故天也者萬物之總名也

天誰主役物乎故物各自生而無所出焉此天道也

物皆自得之耳誰主怒之使然哉此重明天籟也

大言炎炎小言詹詹

此蓋言其寐

覺也形開

此蓋寤寐之異

與接為構日以心闢

密者

此蓋交

小恐惴惴大恐纒纒

此蓋

機括其司是非之謂也其留如誼盟其

也

此蓋

以如

以言其日消也

其溺之為之不可使復之也

其溺有如此

厭也如緘以言其老血也其厭沒於欲老而近死愈血有如此者

之心莫勿也 列惠輕禍陰結 喜怒哀樂慮

嘆變慈姚佚啓態此蓋性情之異者 樂出虛蒸成菌此蓋

之異也自此以上略舉天籟之無方自此以下明無方之自然也物各自然不知所以然而然則形

雖彌異自然彌同也 日夜相代乎前而莫知其所萌日夜相

以新也夫天地萬物變化日新與已乎已乎且暮

得此其所由以生平言其 非彼無我非我無所取

是亦近矣彼自然也自然生我我自自然生故而不

知其所為使凡物云云皆自爾耳非相為 若有真

宰而特不得其朕萬物萬情趣舍不同若有真宰使之然也起索真宰之朕迹而

亦終不得則明物皆自然無使物然也 可行已信今夫行者信已可得行也而不

見其形不見所以 有情而無形情當其物故 百骸

九竅六藏駭而存焉付之自然而 吾誰與為親直

皆說之乎其有私焉皆說之則是有所私也

故不說而自存不為而自生也 如是皆有為臣妾乎若皆私之則

下相冒而莫為臣妾矣臣妾之才而不安臣妾

之任則失矣故知君臣上下手足外內乃天理自

然豈直人之所為 以相治乎夫臣妾但各當

足以相治相治也者若手足耳目 其遞相為君

臣乎、夫時之所賢者為君、才不應世者為臣、若一天
之自卑、首自在上、足自居下、豈有
遜哉、雖
當而必自
其
君存焉
則非偽也、如求

得真情與不得無益損乎其真、凡得真性用其自
為者、雖復身隸、猶

不復毀譽、而自安其業、故知與不知、皆自若也、若
乃謂希幸之路、以下冒上、物喪其真、人忘其本、則

毀譽之間、俯仰失錯也、一受其成形、不以待盡、言物各有
分、故知者

守知以待終、而愚者抱愚以與物相刃相靡、其行
至死、豈有能中易其性者也、

盡如馳而莫之能止、不亦悲乎、羣品云云、逆順相
交、各信其偏見、而

恣其所行、莫能自反、此比眾人之所悲者、亦可悲
矣、而眾人未嘗以此為悲也、性然故也、物各性然、

又何物終身役役而不見其成功、夫物情無極、知
足者鮮、故得此

不止、復逐於彼、皆疲役終身、未厭其志、蕭然疲役、
死而後已、故其成功者、無時可見也、

而不知其所歸、可不哀邪、凡物各以所好役其形
骸、至于疲困蕭然、不知

所以好此之、歸趣云何也、人謂之不死、奚益、言其實
與死同、其形化、其

心與之然、可不謂大哀乎、言其心形並馳、困而不
反、比於凡人所哀、則此

真哀之大也、然凡人未嘗以此為哀、則凡所哀者、不足哀也、人之生也、固若是

芒乎、其我獨芒、而人亦有不芒者乎、凡此上事、皆
不知所以然

而然、故曰芒也、今夫知者皆不知、所以知而自知
矣、生者不知、所以生而自生矣、萬物雖異、至於生

不由知、則芒、不同者夫隨其成心而師之、誰獨
也、故天下

且無師乎、凡之足以制一身之用者、謂之成心、
人自師其成心、則人各自有師矣、人各

自有師故付奚必知代而心自取者有之愚者與之而自當

有焉

夫以師其

不知也

心自得耳故愚者亦未止其所謂短而合其所謂長

也者未成乎心而有是非是今日適越而昔至也

適越昨日何由至哉未成乎心是非何由生哉是明夫是非者羣品之所不能無故至人兩順之是以無有為有無有為有雖有神禹且不能知吾獨

且奈何哉理無是非而惑者以為有此以無有為有也惑心已成雖聖人不能解故付之

自若而不夫言非吹也言者有言各有所說其所強知也

言者特未定也我以為是而彼以為非彼之所是我又非之故未定也未定也者由

彼我之情偏果有言邪以為有言邪然其未嘗有言邪

以為無言邪則其以為異於穀音亦有辯乎其無

據此已有言也夫言與穀音其致一也有辯無辯誠未可定

辯乎也天下之情不必同而所言不能異故是非

紛紜莫知所定道惡乎隱而有真偽言惡乎隱而有是非

道焉不在言何隱蔽而有道惡乎往而不存皆言

真偽是非之名紛然而起

惡乎存而不可道隱於小成言隱於榮華夫小成榮

華自隱於道而道不可隱則真偽是非者行於故

榮華而止於實當見於小成而滅於大全也

有儒墨之是非以是其所非而非其所是儒墨更相是非

而天下皆信也始也各家並起欲是其所非而非

其所是則莫若以明也夫有是有非者儒墨之所非也無是無非者儒墨之所非

也夫有是有非者儒墨之所非也無是無非者儒墨之所非

也、今欲是儒墨之所非、而非儒墨之所是者、乃欲明無是無非也、欲明無是無非、則莫若還以儒墨反覆相明、相明、非則無非、非是則無是、而所非者非非、非則無非、非是則無是、而所物無非

彼物無非是、物皆自是、故無非是、物皆相彼、故無非彼、無非彼、則天下無是矣、無非是、則天下無彼矣、無彼、無是、所以玄同也、自彼則不見、自知則知之、故

曰、彼出於是、是亦因彼、夫物之偏也、皆不見彼之、所見、而獨自知其所知、自知其所知、則自以為是、自以為是、則以彼為非矣、故曰彼出於是、是亦因彼、彼是相因而生者也、

彼是、方生之說也、雖然、方生方死、方死方生、方可方不可、方不可方可、因是因非、因非因是、夫死生之變、猶

春秋冬夏四時行耳、故生死之狀雖異、其於各安所遇一也、今生者方自謂生為生、而死者方自謂

生為死、則無生矣、生者方自謂死為死、而死者方自謂死為生、則無死矣、無生無死、無可無不可、故

儒墨之辯、吾所不能同也、至於各冥其分、吾所不能異也、是以聖人不由、而照

之于天、亦因是也、夫懷謬者、因天下之是非、而自是、非無患、不當者、直明、是亦彼也、我亦為彼、亦為

也、彼亦自以為是、彼亦一是非、此亦一是非、此亦自是、而非、非彼、彼亦自

是而非此、此與彼各有、一是一非於體中也、果且有彼是乎哉、果且無彼是乎哉、今欲謂彼為彼、而彼復自是、欲謂是為是、而是復為彼所彼、故彼是有無、未果

也、彼是莫偶、道樞、偶對也、彼是相對、而者與物冥、不嘗有對於天下也、此居其樞要、而會其玄極、以應天無方也、樞始得其

環中以應無窮

夫是非反覆相尋無窮故謂之環

中者無是

也無非故能

是亦一無窮非

亦一無窮也

天下莫不自是而莫不相非故一非兩行無窮唯涉空得中者曠然

無懷乘之

故曰莫若以明以指喻指之非指不若

以非指喻指之非指也以馬喻馬之非馬不若以

非馬喻馬之非馬也天地一指也萬物一馬也

夫

是而非彼彼我之常情也故以我指喻彼指則彼指於我指獨為非指矣此以指喻指之非指也若覆以彼指還喻我指則我指於彼指復為非指矣此以非指喻指之非指也將明無是非非莫若反覆相喻反覆相喻則彼之與我既同於自是又均於相非均於相非則天下無是同於自是則天下

無非何以明其然邪是若果是則天下不得復有非之者也非若果非亦不得復有是之者也今是

非無主紛然殺亂明此區區者各信其偏見而同於二致耳仰觀俯察莫不皆然是以至人知天地

一指也萬物一馬也故浩然大寧而天地可乎可

萬物各當其分同於自得而無是非也

可於已者不可乎不可

即謂之不可

道行之而成

無不物謂之而然無不惡乎然於然惡乎不然

不然於不然物固有所然物固有所可

然各可其所

施恢悅懣

夫建橫而楹縱厲醜而西

狀同規矩故舉縱橫好醜恢悅懣怪各然其所然各可其所可則形雖萬殊而性同得故曰道通

也為一其分也成也夫物或此以為散而彼以為成其成也毀也我

所謂成而或謂之毀物無成與毀復通為一夫成毀者生於自見

而不見彼也故無成唯達者知通為一為是不用與毀猶無是與非也

而寓諸庸庸也者用也用也者通也通也者得也夫達者無滯於一方故忽然自忘而寄

當於自用自用者莫不條暢而自得也適得而幾矣幾盡也至理盡於自得也因是已達者因而不作已而不知其然謂

之道夫達者之因是豈知因為善而因之哉勞神不知所以因而自因耳故謂之道也

明為一而不知其同也謂之朝三何謂朝三曰狙

公賦芋曰朝三而莫四眾狙皆怒曰然則朝四而

莫三眾狙皆悅名實未虧而喜怒為用亦因是也

夫達者之於一豈勞神哉若勞神明於為一不足賴也與彼不一者無以異矣亦同眾狙之或因所

好而自是也是以聖人和之以是非而休乎天鈞莫之偏任

故付之自是之謂兩行任天下均而止也是之謂兩行任天下是非古之人其知有所

至矣惡乎至有以為未始有物者至矣盡矣不可

以加矣此忘天地遺萬物外不察乎宇宙內不覺其一身故能曠然無累與物俱往而無所

不應其次以為有物矣而未始有封也雖未都忘猶能忘其

此其次以封焉而未始有是非也雖未能忘彼此猶能

忘彼此之是非也是非之彰也道之所以虧也無是非道乃全也

之所以虧愛之所以成道虧則情有所偏而愛有所成未能忘愛釋私玄同

彼我果且有亦與虧乎哉果且無成與虧乎哉

與無斯不能知乃至有成與虧故昭氏之鼓琴也無成與虧

故昭氏之不鼓琴也夫聲不可勝舉也故吹管操

簫鳴弦者欲以彰聲也彰聲而聲遺不彰聲而聲全或欲成而虧之者昭文之鼓琴也不成而無虧

者昭文之鼓琴也師曠之枝策也惠子之

據梧也三子之知幾乎幾盡也夫三子者皆欲辨非已所明以明之故知盡

慮窮形勞神倦或枝策假寐或據梧而瞑皆其盛者也故載之末年

其盛故能久不爾早困也唯其好之也以異於彼言此三子唯獨好其所明

自以殊其好之也欲以明之明示眾人欲使彼非於眾人

所明而明之故以堅白之昧終是猶對牛鼓簧耳

道術終於昧然也而其子又以文之綸終昭文終

又乃終文之若若是而可謂成乎雖我亦成也此二

求明於彼彼竟不明所以終身無成若子而可謂成則雖我之不成亦可謂成也

不可謂成乎物與我無成也物皆自明而不明彼

則萬物皆相與無成矣故聖人不顯此以耀彼不捨已而逐物從而任之各冥其所能故曲成而不

遺也今三子欲以已之所好明示於亦妄乎是故滑疑之耀聖人之

所圖也為是不用而寓諸庸此之謂以明夫聖人無我者

也故滑疑之耀則圖而城之恢悅備怪則通而一之使羣異各安其所安衆人不失其所是則已不用於物而萬物之用用矣物皆自用則孰是孰非哉故雖放蕩之變屈奇之異曲而從之寄之自用則用雖萬殊歷然自明今且有言於此不知其與是類乎其

與是不類乎類與不類相與為類則與彼無以異矣今以言無是非則不知其與言有者類乎不類乎欲謂之類則我以無為是而彼以無為非斯

不類矣然此雖是非不同亦固未免於有是非也則與彼類矣故曰類與不類又相與為類則與彼

無以異也然則將大不類莫若無心既遣是非又遣其遣遣之又遣之以至於無遣然後無遣無不遣而是非

自去矣雖然請嘗言之至理無言言則與類故試寄言之有始

也者有始則有未始有始也者謂無終始而一死生有未始

有夫未始有始也者夫之者未若不一而有有也者有有則美惡有無也者有無而未知無無也

懷有未始有無也者知無無矣而猶未能無知有未始有夫未始有無也者俄而有無矣而未始有無之果孰有

孰無也此都忘其知也爾乃俄然始了無耳了今無則天地萬物彼我是非豁然確斯也

我則已有謂矣謂無是非即復有謂而未始有無也者

有謂乎其果無謂乎又不知謂之有無爾乃天下蕩然無纖芥於胸中也

莫大於秋毫之末而太山為小莫壽乎殤子而彭祖為夭

天地與我並生而萬物與我為一夫以形相對則

大山大於秋豪也，若各據其性分，物冥其極，則形大未為有餘，形小不為不足。苟各足於其性，則秋豪不獨小其小，而大山不獨大其大矣。若以性足為大，則天下之足未有過於秋豪也。若性足者非大，則雖大山亦可稱小矣。故曰：天下莫大於秋豪之末，而大山為小，大山為小，則天下無大矣。秋豪為大，則天下無小也。無小無大，無壽無夭，是以螻蛄不羨大椿，而欣然自得，斥鴳不貴天池，而樂願以足。苟足於天然，而安其性分，故雖天地未足為壽，而與我並生，萬物未足為異，而與我同得，則天地之生，又何不並萬物之得，又何不一哉？既已為一矣，且得有言乎？萬形同於自得，其得一矣，且得無言也。已自一矣，理無所言。既已謂之一矣，且得無言乎？夫名謂生於不明者也，物或不能自明其一，而以此逐彼，故謂一以正之，既謂之一，即是有言矣。一與言為二，二與一為三，自此以往，巧歷不能

得而況其凡乎

夫以言言一，而非言也，則一與言為二矣。一既一矣，言又二之，有

一有二，得不謂之三乎？夫以一言言一，猶乃成三，況尋其支流，凡物殊稱，雖有善數，莫之能紀也。故一之者，與彼未殊，而故自無適有，以至於三，而況忘一者，無言而自

自有適有乎

夫一，無言也，而有言則至三，況尋其未數，其可窮乎？

無適焉因

是已

各止於其所，能乃最是也。

夫道未始有卦

冥然無不在也。

言未始

有常

彼此言之，故是非無定主。

為是而有畛也

道無卦，故萬物得恣其分域。

請言其畛，有左有右

各異便也。

有倫有義

事物有理，事有宜。

分有辯

羣分而類別也。

有競有爭

並逐曰競，對辯曰爭。

此之謂八德

畧而判之，有此八德。六合之外，聖人存而不論

夫六合之外，謂萬物性分

之表耳、夫物之性表、雖有理存焉、而非性分之内、則未嘗以感聖人也、故聖人未嘗論之、若論之、則

是引萬物、使學其所不能也、故、六合之内、聖人論

而不議、陳其性而安之、春秋經世、先王之志、聖人議而不

辯、順其成迹、而擬乎至當之極、不執其所是以非衆人也、故分也者、有不分

也、辯也者、有不辯也、夫物物自分、事事自別、而欲由已以分別之者、不見彼之

自別、曰何也、聖人懷之、以不辯爲懷、聖人無懷、衆人辯之、以

相示也、故曰、辯也者、有不見也、不見彼之自辯、故辯已所知以示之

夫大道不稱、付之自稱、無所稱謂、大辯不言、已自別也、大仁不仁、

無愛而大廉不嗾、夫至足者、物之去來非我、故無所容其嗾也、大勇不

伎、無往而不順、故能無險而不往、道昭而不道、以此明彼、彼言辯

而不及、不能及、仁常而不成、物無常愛、而常愛必不周、廉清而

不信、激然廉清、會名者耳、非真廉也、勇伎而不成、伎逆之勇、天下共疾之、無敢舉

足之、地也、五者因而幾向方矣、此五者、皆以有爲、傷當者也、不能止乎本性、而

求外無已、夫外不可求、而求之、譬猶以圓學方、以

魚慕鳥耳、雖希翼鸞鳳、擬規日月、此愈近、彼愈遠、

實學彌得、而性彌失、故、故知止其所不知至矣、所

知者、皆性分之外也、故、孰知不言之辯、不道之道、

若有能知、此之謂天府、浩然都任之也、注焉而不滿、酌焉

而不竭、至人之心若鏡、應而不藏、故曠然無盈虛之變也、而不知其所由

南華經

卷一

二十七

來至理之來此之謂葆光任其自明故故昔者堯

問於舜曰我欲伐宗膾胥敖南面而不釋然其故

何也於安任之道未弘故聽朝而不怡也將寄明

舜曰夫三子者猶存乎蓬艾之間夫物之所安無

三子之若不釋然何哉昔者十日並出萬物皆照

夫重明登天六合俱照而況德之進乎日者乎夫

無有蓬艾而不光被也月雖無私於照猶有所不及德則無不得也而今

於奪蓬艾之願而伐使從已於至道豈弘哉故不

釋然神解耳若乃物暢其性各安其所安無遠近

幽深付之自若皆得其極則彼無不當而我無不

也齧缺問乎王倪曰子知物之所同是乎曰吾惡

乎知之所同未必是所異不獨非而彼子知子之

所不知邪曰吾惡乎知之若自知其所不知即為

自當然則物無知邪曰吾惡乎知之都不知乃曠

雖然嘗試言之以其不知故未敢庸詎知吾所謂

知之非不知邪魚游於水水物所同咸謂之知然

知矣夫蛙蟻之知在於轉丸而笑蛙蟻者庸詎知

吾所謂不知之非知邪所謂不知者直是不且吾

嘗試問乎女已不知其正民溼寢則腰疾偏死鱗

然乎哉木處則惴慄恟懼後猴然乎哉三者孰知

雖然疏
本作然
乎曰然
乎猶雖
然也

正處

此畧舉三者以明萬物之異便

民食芻豢麋鹿食蕒，鵲且甘

帶，鴟鴞者鼠，四者孰知正味。

此畧舉四者以明美惡之無主，後徧

狙以為雌，麋與鹿交，鱈與魚游，毛嫱麗姬人之所

美也，魚見之深入，鳥見之高飛，麋鹿見之決驟，四

者孰知天下之正色哉。

此畧舉四者以明天下所好之不同也，不同者而非

之，則無以知自我觀之，仁義之端，是非之塗，樊然

擊亂，吾惡能知其辯。

夫利於彼者，或害於此，而天下之彼我無窮，則是非之竟

無常，故唯莫之辯，而任其自是，然後蕩然俱得。

齧缺曰：子不知利害，則至

人固不知利害乎。

未能妙其不知，故猶嫌至人當知之，斯懸之未解也。王倪

曰：至人神矣。

無心而無不順。

大澤焚而不能熱，河漢涸而不能

寒，疾雷破山，風振海而不能驚。

夫神全形具而體與物冥

者雖涉至變而未始非我，若然者，乘雲氣

行，非我

動也。騎日月，

有晝夜而無死生也。

而游乎四海之外。

夫唯無其知，而任天

下之自為，故馳萬物而不窮也。

死生無變於已。

與變為體，故死生若一。

而況

利害之端乎。

況利害於死生，愈不足以介意。

瞿鵲子問乎長梧子

曰：吾聞諸夫子，聖人不從事於務。

務自來，而理自應耳，非從而爭

之，不就利，不違害。

任而直前，無所避就。

不喜求。

求之不喜，不直取，不怒。

緣道。

獨至者也。

無謂有謂，有謂無謂。

凡有稱謂者，皆非吾所謂也，彼各自

謂耳故無彼有謂而游乎塵垢之外凡非真性皆塵垢也夫

子以為孟浪之言而我以為妙道之行也吾子以

為奚若長梧子曰是黃帝之所聽熒也而丘也何

足以知之且女亦太早計見卵而求時夜見彈而

求鴉炙夫物有自然理有至極循而直往則自然自合非所言也故言之者孟浪而聞之者

聽熒雖復黃帝猶不能使萬物無懷而聽熒至竟故聖人付當於塵垢之外而玄合乎視聽之表照

之以天而不逆計放之自爾而不推明也今瞿鵲

子方聞孟浪之言而便以為妙道之行斯亦無異

見卵而求司晨之功見彈而求鴉炙之實也夫不能安時處順而探變求化當生而慮死執是以辯非皆逆計予嘗為女妄言之言之則孟浪也故謔妄言之女以

妄聽之奚若山聽妄言復為太早旁日月挾宇宙

以死生為晝夜旁日月之喻也為其昭合置其滑

流以隸相尊以有所賤故尊卑生焉而滑滯紛亂莫之能正各自是於一方矣故為昭

然自合之道莫若置之勿言委委衆人役役是馳騖於

之自爾也昭然無波際之謂也衆人役役馳騖於

境聖人愚菴菴然無知而參萬歲而一成純純者

者也夫舉萬歲而參其變而衆人謂之雜矣故役

役然勞形怵心而去彼就此唯大聖無執故菴然

直往而與變化為一一變化而常游於獨者也故

雖參採億載千殊萬異道行之而成則古今一成

也物謂之而然則萬物一然也無萬物盡然無物

物不然無時不成斯可謂純也萬物盡然不然

而以是相蘊蘊積也積是於萬歲則萬歲一是也

積然於萬物則萬物盡然也故不知

死生先後之所在彼予惡乎知說生之非惑邪死我勝負之所如也

一也而獨說生欲與變化相背故未知其非惑也予惡乎知惡死之非弱

喪而不知歸者邪少而失其故居名為弱喪夫弱喪者遂安於所在而不知歸於

故鄉也焉知生之非夫弱喪焉麗之姬艾封人之知死之非夫還歸而惡之哉

子也晉國之始得之也涕泣沾襟及其至於王所

與王同筐牀食芻豢而後悔其泣也一生之內情變若此當此

之日則不知彼况夫死生之變惡能相知哉予惡乎知夫死者不悔其

始之斬生乎蘄求也夢飲酒者且而哭泣夢哭泣者

且而田獵此寤寐之事變也事苟變情亦異則死生之願不得同矣故生時樂生則死時

樂死矣死生雖異其於各得所願也則何係哉方其夢也不知其夢也

由此觀之當死之時亦不知其死而自適其志也夢之中又占其夢焉夫

者乃復夢中占其夢覺而後知其夢也當所遇無則無以異於寤者也

為方生而憂死哉且有大覺而後知此其大夢也夫大覺者聖人

也夫覺者乃知夫患慮在懷者皆未寤也而愚者自以為覺竊竊然知

之君乎牧乎固哉夫愚者大夢而自以為寤故竊

牧圉欣然信一家偏見可謂固陋矣丘也與女皆夢也未能忘言而

覺予謂女夢亦夢也即復夢中之占夢也夫自以為夢猶未寤也况竊竊然自

以為是其言也其名為弔詭夫非常之談故非常人之所知故謂之弔

當卓詭而不識其懸解

萬世之後而一遇大聖知其解者是

且暮遇之也

言能蛻然無係而玄同死生者至希也

既使我與若辯

矣若勝我我不若勝若果是也我果非也邪我勝

若若不吾勝我果是也而果非也邪

若而皆汝也

其或

是也其或非也邪其俱是也其俱非也邪我與若

不能相知也則人固受其黷闇吾誰使正之

不知而後

推不見而後辯辯之而不足以自信以其與物對也辯對終日黷闇至竟莫能正之故當付之自正

耳使同乎若者正之既與若同矣惡能正之使同

乎我者正之既同乎我矣惡能正之

同故是之未足信也使

異乎我與若者正之既異乎我與若矣惡能正之

異故相非耳亦不足據

使同乎我與若者正之既同乎我與

若矣惡能正之

是若果是則天下不得復有非之者也非若信非則亦無緣復有是

之者也今是其所同而非其所異異同既具而是非無主故夫是非者生於好辯而休乎天均付之

兩行而息乎自正也

然則我與若與人俱不能相知也而待

彼也邪

各自正耳待彼不足以正此則天下莫能相正也故付之自正而至矣

何謂

和之以天倪

天倪者自然之分也

曰是不是然不然是若果

是也則是之異乎不是也亦無辯然若果然也則

然之異乎不然也亦無辯

是非然否彼我更對故無辨無辨故和之以天

倪安其自然之分而化聲之相待若其不相待是非

已不待彼以正此之辨為化聲夫化聲之相待俱和之以天倪因之

不足以相正故若不相待也和之以自然之分任其無極

以曼衍所以窮年也之化尋斯以往則是非之境

自泯而性命忘年忘義振於無竟故寓諸無竟夫

之致自窮也年故玄同死生忘義故彌貫是非是非死生蕩而

為一斯至理也至理暢於無極故寄之者不得有

也窮罔兩問景曰曩子行今子止曩子坐今子起何

其無特操與罔兩景外景曰吾有待而然者邪言

機自爾坐起無待無待而獨得者孰知其故而責其所以哉吾所待又有待而

然者邪若責其所待而尋其所則尋責無吾待

極卒至於無待而獨化之理明矣

蛇蚺蝮翼邪若待蛇蚺蝮翼則無特操之所由

類而獨惡識所以然惡識所以不然世或謂罔兩

化故耳形待造物者請問夫造物者有邪無邪無也則胡

能造物哉有也則不足以物象形故明乎象形之

自物而後始可與言造物耳是以涉有物之域雖

復罔兩未有不獨化於玄冥者也故造化者無主

而物各自造物各自造而無所待焉此天地之正

也故彼我相因形景俱生雖復玄合而非待也明

斯理也將使萬物各反所宗於體中而不待乎外

外無所謝而內無所矜是以譎然皆生而不知所

以生同焉皆得而不知所以得也今罔兩之因景

猶云俱生而非待也則萬物雖聚而共成乎天而

責此近因、而忘其自爾、宗物於外、喪主於內、而愛尚生矣、雖欲推而齊之、然其所尚、已存乎胸中、何夷之得哉、昔者莊周夢為胡蝶、栩栩然胡蝶也、自喻

適志與、

自快得意、悅豫而行、

不知周也、

方其夢為胡蝶、而不知周、則與殊死、不異

也、然所在無不適志、則當生而係生者、必當死而戀死矣、由此觀之、知夫在生而哀死者、誤也、俄

然覺、則蘧蘧然周也、

自周而言、故稱覺耳、未必非夢也、

不知周之

夢為胡蝶與、胡蝶之夢為周與、

今之不知胡蝶、無異於夢之不知周

也、而各適一時之志、則無以明胡蝶之不夢為周矣、世有假寐而夢經百年者、則無以明今之百年

非假寐之

周與胡蝶、則必有分矣、

夫覺夢之分、無異於死生之辨

也、今所以自喻適志、由此之謂物化、夫時不暫停、其分定、非由無定也、

故昨日之夢、於今化矣、死生之變、豈異於此、而勞心於其間哉、方為此、則不知彼、夢為胡蝶是也、取之於人、則一生之中、今不知後、麗姬是也、而愚者竊竊然自以為知生之可樂、死之可苦、未聞物化之謂也、

